金黄的团儿

张忠举

秦岭南麓的晨雾，总绕着丹江的清波漫过老城区的小巷。天刚蒙蒙亮，老街的铁锅便响起“嗞嗞”的轻响，面香混着油辣子的鲜烈，揉碎了山城的寂静——商州水煎包，在市井的烟火中酿香，成了秦楚交融之地，最熨帖人心的滋味。

独属于商州的水煎包，成了一辈辈商洛人晨起的期盼，巷尾的温柔。它没有北方水煎包的荤腻，也不似江南点心的精巧，只以秦岭的麦、丹江的水、山野的蔬，酿出最质朴的本味，恰如商洛的人，温厚里藏着爽朗。

做一锅地道的水煎包，是慢工细活，更是对本土食材的虔诚。头天傍晚，便要取新磨的面粉，用山泉水发面，任酵母在时光里慢慢发酵，待面团暄软如棉，次日凌晨揉面使碱，去酸留香，揉出的面皮才会筋道而不粘牙。馅料是秦岭坡上的韭菜、丹江畔的豆腐，再配上本地的红薯粉条，用八十摄氏度的水泡发，剪碎后拌上熟油、五香粉，简单的调味，却将山野的鲜气锁进其中。擀皮要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圆片，包馅时捏出浅浅的褶，反扣在平底铁锅里，一个个白胖的包子挨挨挤挤，像巷子里凑着热闹的街坊。

煎制的过程，是水与火的缠绵。先将包子在锅底生煎，待底子变硬发黄，浇一勺面水，铁锅便腾起白雾，呲啦的声响里，面水在包子底慢慢凝出薄脆的冰花；待水汽将尽，沿锅边淋上一勺菜籽油，转小火慢炕，让金黄的焦底慢慢成形。老辈的商洛人，总用两个铁桶改的炉子，大火煎，小火炕，守着铁锅，看白面皮渐渐染上浅黄，焦底脆而不糊，这才是水煎包的精髓。出锅时的水煎包，底是琥珀色的焦脆，身是雪白色的暄软，圆鼓鼓的模样，咬开一口，粉条的筋道、韭菜的清甜、豆腐的嫩糯，在口中层层化开，麦香与蔬香缠缠绵绵，成了最本真的味觉体验。

水煎包的灵魂，藏在那一碗油泼辣子水水里。本地的线椒磨成粉，用七成热的菜籽油泼过，香而不呛，再滴上几滴陈醋，红亮的汁水，是水煎包的点睛之笔。吃时用筷子将包子扒开，浇上辣子水，酸辣的汁水渗进馅料，瞬间激活了所有滋味，辣得酣畅，酸得清爽，咬一口，焦黄的底咔嚓轻响，面皮暄软吸汁，粉条裹着辣香在齿间翻涌，额头沁出薄汗，却越吃越酣，再配一碗红豆苞谷糁稀饭，稠稠的粥香中和了酸辣，便是商洛人最滋润的清晨。这吃法，粗粝却热烈，恰是商洛人刻在骨子里的性情，秦的豪迈、楚的温婉，都融在这一口酸辣里。

水煎包的香，绕着商洛的烟火，也牵着重洋远渡的乡愁。东门口十字的老摊，曾是商州城最热闹的光景，一对夫妻守着铁锅，半夜三点便起身忙活，发面、拌馅、烫辣子，五点的街头，矮桌旁坐满了食客，学生娃背着书包啃着包子跑向学校，打工者站着吃完便匆匆赶路，老爷子端着碗，边吃边和老板唠着家常。那一口水煎包，是童年的晨光，是生活的踏实，是山城最鲜活的市井画卷。在西安十里铺，王师傅守着小小的水煎包店，半夜两点便开始忙活，没有醒目的招牌，却靠着地道的味道，成了商洛游子的聚集地。出租车司机于先生每天来吃，大荆的老乡开车从北郊赶来，临走还要打包四五十个，一口水煎包入喉，便觉乡音在耳，故土在旁。他们说，在外打拼的日子，最念的就是这口味，不是山珍海味，只是一碗水煎包，便能熨平所有的漂泊与疲惫。

如今，铁桶炉子换成了电炉，街头的小摊搬进了店铺，可水煎包的味道从未变过。它是商洛饮食文化的缩影，取秦岭的物产，循古法的工艺，融秦楚的风情，没有繁复的技法，没有名贵的食材，却将一方水土的滋味，酿得醇厚绵长。它是山城的晨曲，是市井的烟火，是游子的乡愁，是刻在商洛人骨血里的味觉记忆。

晨雾散去，丹江的清波映着商洛的晨光，铁锅的嗞嗞声依旧在巷尾响起。一碗水煎包、一勺油辣子、一碗苞谷糁，便是商洛最寻常的日子，也是最珍贵的幸福。这味道，在秦岭的烟火中延续，藏着商洛人的温厚与爽朗，藏着秦岭南麓最动人的饮食诗意，一口入喉，便知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散文长廊

鹿城早春

陈西华

腊尽梅残垂冰凌，枯草老树酿新生。
孟春蛰雨沐新节，朔气惠风斗鹿城。
山川旷野绿参差，水彩深浅墨不匀。
银丝霏霏织珠幕，雨露串串浴枝青。
花枝互逐莺鹊闹，草苔湿哒流落英。
琪树瑶草翠笼里，红紫嫩蕊争早春。

春感三题

胡中华

清明感怀

淑气催芳遍野畴，烟光澹荡柳丝柔。
家风继世承先训，醇酒阶前忆祖猷。
冢畔敬香怀美德，传家孝悌万春流。
尘寰俯仰思心事，寸步常怀继世忧。

漫步西太路

细雨初晴万象新，平芜尽处畅心神。
两行梅萼迎风绽，数树李包含露匀。
草色凝烟铺野径，柳丝拂岸浥轻尘。
故乡茶味香盈谷，又是丰年好景辰。

寻　春

陌上寒枝沐夕阳，荒畦衰草覆轻霜。
红梅数点传年信，野水环山酿韵长。
绕舍风灯摇墨迹，穿帘晴旭染书香。
闲循曲径寻春梦，笑对沧桑放眼量。

诗潮

罩子灯

徐玉虎

我在斜川湾小学任教时，学校只有一位公办老师是校长，我们几位都是民办教师，我最小。

那会儿，村里没通电，家家户户都靠煤油灯照明。煤油灯大多是自制的，没有罩子，费油、不防风，也不精致。学校给老师配备了罩子灯。那种灯灯座和灯罩都是玻璃的，灯头是金属的，内置齿轮和棉条灯芯，通过齿轮控制灯的亮度，省油、防风、油烟少、亮度高。

老师大都是本村的，下午放学回家，第二天早晨到校。除非冬天农闲，学校有火炉才住校。校长是外村的，家远，经常住校。我高中刚毕业，怀揣梦想，加上家里的姊妹多，就经常住校。

夜晚，校园一片静谧，我和校长房间的灯常亮着。我在灯下钻研教材、备课、批阅作业，更多的是阅读文学作品。文学给了我广阔的视野，也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。在罩子灯下，我写了一篇又一篇习作，每晚熬至深夜。

我熬的是时间，罩子灯熬的是煤油。冬天的夜晚，大家都住校，管后勤的陈老师会隔三岔五提着油壶，敲开老师房门，给罩子灯添油，来得最勤的是我的房子。看到陈老师提着油壶进来，我过意不去，说：“陈老师你别专门为我添油，我油完了，到你房子去。”他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冬天我没事，能为大家多服务就多服务点。”

其他季节，我得三天两头端着灯，到陈老师房子给灯添油。陈老师上有老下有小，除了搞好教学，还要耕种家里十几亩地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总是忙。多次去他房子添油，他都不在。我只好把灯放到他窗台上，该干啥干啥。再回来时，他仍不在，不过灯油已满，便端回房子。

有几次，我发现灯放了一天仍是空的，着急得问这个问那个，不是说他去街道采购东西去了，就是说在家忙着没来。我急得团团转。要知道，灯没油，晚上只有靠点蜡烛看书，蜡烛没有罩子灯亮，还用的时间短。那会儿，我对陈老师很有怨气。

灯没添上油，快放学时，我到晚上不住宿的老师房子里，这个加点，那个添点。有时，校长发现我房子点着蜡烛，便把他的罩子灯端过来，把仅有的半灯油添到我的灯里，说：“你要熬夜，我点会蜡烛就行。”

我对陈老师的怨气越来越大。有一次，我去他房子添油，陈老师正好在，我便带着怨气说：“好多次来，你都不在，我还是东借西借的油。”说完，自己拿起油壶倒起来。谁料，陈老师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邪气，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油壶，扭上盖子，放在一边说：“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个服务的！照你这样添油，学校的日子还过不过。”我听后，也不依不饶，大声说：“我管它日子过不过，反正我要添油。”“你就加不成！”陈老师把油壶提起来拿在手里嘣道。

我正想发作，校长来了，把我拉了出来。我委屈地跟着来到他房子。校长拿出一根烟递给我说：“年轻人火气就是大，坐下坐下，先抽根烟消消气。”最后，从校长口中得知，陈老师的母亲得了重病，而且治不好，他这段时间跑前跑后，还坚持上班。

听完后，我虽然心里原谅了他，但在行为上，我决定不再到他的房子添油，自己到小卖部赊账买油，一次买一壶。我给小卖部的女子说：“先记着，等秋收过了，全部给你清完。”从此，我不再理陈老师。

不久，陈老师的母亲病逝了。我没有随礼，人也没去。

谁料，我婆不在了，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了。临走，他问我：“过事的钱够不够？不够，我想法给你弄点。”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要离开时，他拍拍我的肩，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：“节哀顺变。”

种完麦后，我去小卖部清账，女子嘿嘿一笑说：“你的账陈老师都给你清完了。”

晚上，我用纸擦净灯罩上的油烟，扭动旋钮，痴痴地看着玻璃罩散发的亮光，心里乱糟糟的。

小说天地

春日韭菜香

魏慧勇

春雨悄无声息地漫过，把沉睡了一冬的山野唤醒，土地变得松软温润。待到雨歇天晴，房前屋后的坡边、渠畔、塄坎，便成了韭菜的世界。一簇簇、一片片新韭，顶着晶莹的露珠，齐刷刷地从土里冒出来，胖乎乎的叶瓣裹着嫩黄的尖儿，嫩闪闪、绿油油的，风一吹，便漾起层层清新的绿浪，那股独属于春日的鲜灵气息，漫遍了整个村落。

这春日的头茬韭菜，是大自然馈赠的第一口鲜，也是母亲眼里最珍贵的时节滋味。天刚放亮，母亲便挎着竹篮，踩着湿润的泥土走向田边，指尖轻轻抚过鲜嫩的韭叶，镰刀起落间，带着晨露的韭菜便落满篮底，水灵灵的，还沾着泥土的清香。回到家，妻子赶忙上前帮忙，婆媳俩坐在灶边，细细挑拣掉枯黄的叶梢，用清水一遍遍淘洗，韭菜愈发显得青翠欲滴。

厨房的烟火气渐渐浓了起来。婆媳俩配合默契，揉面、调馅、擀皮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上午的餐桌，满是春日的惊喜：韭菜鸡蛋粉条包子，面皮暄软，馅料鲜润，咬一口满嘴流香；韭菜香菇菜盒子，边缘煎得金黄酥脆，内里鲜香软糯；韭菜土豆饼配腊肉，咸香交织，鲜得让人停不下筷子。到了下午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韭菜大肉水饺，饺皮裹着满满的馅料，捏出弯弯的形状，煮好后盛在碗里，热气裹挟着韭香，飘满了老屋的每一个角落。一家人围桌而食，说说笑笑，这简单的家常美味，便是春日里最踏实的幸福。

夕阳西下，该收拾行囊回城了。父亲默默走向地边，又割下一大袋新鲜的韭菜，仔细捆好塞进车里；母亲转身进屋，捧出一筐自家母鸡下的土鸡蛋，小心翼翼地装好；小女儿抱着吃剩的韭菜合子，闹着非要带回城里，说要天天吃奶奶做的美味。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装的是父母藏不住的牵挂与疼爱。

老家流传着一句谚语：“二月韭菜，香死奶奶，八月小蒜，香死老汉。”春月的韭菜，吃进嘴里的，是春日的鲜嫩，是熟悉的家常味道；留在心底的，是母亲的温柔，是家人的陪伴，更是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那缕清新的韭香，如同一根细细的线，一头连着故土老屋，一头牵着漂泊的心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永远记得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春日最温暖的念想。

乡村物语

大爱蓝天下

欧阳虎　词
李立锋　曲

1=F 4/4 2/4
中速　关爱、美好地

（3·3|i 6· 6·35|6i 3i2 i -|3i2 i7 6 -|i·i i7 65 3|
5 67 3 -|6i 3i2 i -|2i6 i5 4 -|5·2 3 i7|6 --- |6 ---）|

𝄋(1)
‖:16 3 32 1 1·|5 56 23 6 -|16 3 31 2 2·|2 23 56 3 -|
当你摔倒的时候，总有人扶起你；当你危难的时候，总有人帮助你。
当我欢乐的时候，想起痛苦的你；当我幸福的时候，想起苦难的你。

36· 6 53 1|1·2 36 2 -|112 35 21 023|3 --- :‖
随处都有温暖的手，抚慰伤痛，将爱传递。
同有一颗仁爱的心，

𝄋(2)
112 35 23 1·|5·6 231|6 ---|6i 3i2 i -|223 517 6 -|
奉献人间真情真意。大爱蓝天下，有我也有你，

i·i i6 3 653|223 532 3 -|6i 3i2 i -|223 i6|3 ---|
一路爱相随相伴走过风和雨。大爱蓝天下，暖流千万里，

(i·i i6i
7·7 73 5 53|2 - 3· 16|6 - - -|323 i7 6·i|
爱心连一起，让世界更美丽。

i 765 625 3 -|6 3i2 i 73|6 - - -）‖2 3 16 6 -‖
D.S.(1) 界更美丽。D.S.(2)

结束句　渐慢
2 - - -|2 -|3 - - 3 16|6 - - -|6 - - -‖
界更美丽。

向死而生

和风细雨

灯下漫笔

父亲是我生命里最先离去的至亲。那时候，我对生离死别还是懵懂的。

他突然发病入院，我以为依靠现代医疗水平，终能转危为安。就连他住进唐都医院重症监护室时，我仍自欺，只当他是累极静养。不久，便会如往日般安坐沙发看报。

直到主治医生宣告父亲死亡的消息，我才不得不直面现实——父亲真的要走了。他被推出监护室时，神色安详，似午后浅眠。母亲将我与弟弟的手覆在他手上说：“咱们一起回家。”……弟弟捧着骨灰盒走出殡仪馆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：那个曾扛我在肩头、能修善补、厨艺精湛的父亲，已成一抔轻尘。棺木入土时，微风吹过，心彻骨生疼。

麻木渐散，牵挂与思念漫上心头。家中设了灵位，供着他的相片，摆着他喜食的点心与鲜花。此后每次归家，一进门便在心底轻道“爸，我回来了！”一如他在世时。想他了，便悄悄点一炷香，看青烟袅袅，仿佛能将心事捎与他听。轻拭相框浮尘，指尖拂过他的面容，有时静静地站着，与他说些家常，说母亲安好，说孙辈趣事，任由泪水肆意流淌。

父亲走后，我日夜盼他入梦，久未得见，暗自揣测是不是自己不够好，他不肯来见我。直至他生日将近，终得如愿。梦回年少时，他背着从西安买回的电子琴，笑盈盈地向我走来，神态语气一如往昔。接连三夜的梦境让我顿悟，其实一直他都未曾真的离开，只是换了种方式，藏在我们的记忆里，藏在每一次念及他的瞬间。

时光匆匆，思念更浓。每逢节日，父亲的模样便清晰浮现——教我开车时，耐心纠正我握方向盘的姿势，语气里没有半分急躁；在厨房系着围裙，轻声唤我吃饭，眉眼间满是爱怜；遇事时，沉稳笃定地为我们拿主意，替我们遮挡风雨……那些我未曾上心的细碎日常，如今想来，每一幕都是他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，都藏着无比深沉的爱。

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这句话吹散了一直压在我心里“怕无人记起他”的执念，也让我初读懂“向死而生”的意义。原来，铭记从不是困于悲伤，而是带着对他的念想好好生活，带着他的期盼认真前行。生命从来不是漫长的停留，不过是一场从容的奔赴，我们终究要学会与离别相处，与遗憾和解。以前总嫌母亲絮叨，嫌她的叮嘱烦琐，不肯耐心多听几句。如今没有了父亲，才慢慢品出：那些细碎念叨里全是藏不住的牵挂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归家时能听到一句叮嘱，就是世间最安稳的福气。

我对父亲的思念，从最初的彻骨疼痛，变成心底一份安稳的念想。我渐渐懂得，“向死而生”从不是华丽期许，而是看清生命尽头，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。我们无从知晓哪一次相见是最后一面，能做的只是珍惜当下相伴，不辜负、不遗憾，便是对生命最好的敬畏。

我也慢慢明白，亲人相守，不在于朝夕相伴，只要他的温良刻在心里，血脉里的牵挂就未断，他就未真正离开。从前，我困于圆满与缺憾的执念，父亲的离去让我豁然开朗，人间本无全然欢喜，亦无永远相伴，离别是生命常态，缺憾是生活本真。这份通透，是父亲以静默离别悄悄教给我的。

所谓“向死而生”，不过是接纳不完美，带着对他的念想，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，活成他期许的模样。如今，我认真生活、珍惜所爱，陪好母亲、传承善意，这便是对他最好的告慰。

我知道，他从未离开，一直都在母亲的笑容里，在我的骨血里，在每一寸努力生活、向阳生长的时光里。

商洛山　（总第2861期）